LIBRARY
OCT 21 1975
UNIVERSITY OF TORONTO

BJ
1558
C5L945
1794
v.4

呻吟語卷之五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新安裔孫燕昭重校刋

外篇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憐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群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六合之內有一事一物相凌奪假借而不各居其正位不成清世界有匹夫匹婦寃抑憤懣而不得其分願不成平世界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寔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當事者若執一簿書尋故事循弊規只用積年書手也得

與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大驟要長慮却顧

苟可以柔道理不必悻直也苟可以無爲理不必多事也

經濟之士一居言官便一建白此是上等人去緘默保位者遠只是治不古若非前人議論不精乃今人推

行不力試稽舊牘今日我所言昔人曾道否若只一篇文章了事雖奏牘如山只爲紙筆作孽障架閣上添鼠食耳大士君子建白豈欲文章奕世哉冀諫行而民受其福也今詔令刋布徧中外而民間疾苦自若當求其故故在實政不行而虛文搪塞耳綜核不力罪將誰歸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即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

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即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旣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爲政先以扶持世教爲主在上者一舉措間而世教之隆汙風俗之美惡係焉若不管大體何如而執一時之偏見雖一事未爲不得而風化所傷甚大是謂亂常之政先王愼之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反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

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恚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逆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爲遠前步視後步爲近千里者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毫髮不以假借此愼漸之道也

君子之於風俗也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不妄開事端以貽可長之漸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刻鏤之不止黼黻不至庶人錦繡被墻屋不止民貧盜起不顧也嚴刑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謹其事端不開人情竇而恣小人無厭之欲

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輒

築基樹臬者千年之計也改絃易轍者百年之計也興廢補敝者十年之計也堊白黝青者一時之計也因仍苟且勢必積衰助波覆傾反以裕蠱先天下之憂者可以審矣

氣運怕盈故天下之勢不可使之盈既盈之勢便當使之損是故不測之禍一朝之忿非目前之積也成於勢盈勢盈者不可不自損捧盈巵者徐行不如少挹

微者正之甚者從之從微則甚正甚愈甚天地萬物氣化人事莫不皆然是故正微從甚皆所以禁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

聖人治天下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奮發意念斂束奮發則萬民無棄業而兵食足義氣充平居可以勤國有事可以捐軀斂束則萬民無邪行而身家重名檢修世治則禮法易行國衰則姦盜不起後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臣民而怠惰放肆明主之憂也

能使天下之人者惟神惟德惟惠惟威神則無言無爲而妙應如響德則共尊共親而歸附日同惠則民利共利威則民畏其法非是則動衆無術矣

只有不容已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故有純王之心方有純王之政

關雎是箇和平之心麟趾是箇仁厚之德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民

民胞物與子厚胸中合下有這段着痛着癢心方說出此等語不然只是做戲的一般雖是學哭學笑有甚悲喜故天下事只是要心真二帝三王親親仁民愛物不是向人學得來亦不是見得道理當如此曰親曰仁曰愛看是何等心腸只是這點念頭懇切殷濃

至誠惻怛譬之慈母愛子由不得自家所以有許多
生息愛養之政悲夫可爲痛哭也已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箇要聊生人人要安分
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遂了這箇
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
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一郡邑長一郡
邑皆待命於我者也爲一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
也爲天下主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
以稱此職何以居此位夙夜汲汲圖惟之不暇而暇
於安富尊榮之奉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
是逞耶夫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爲盈一己之欲哉試

一反思便當媿汗

王法上承天道下順人情要箇大中至正不容有一毫偏重偏輕之制行法者要箇大公無我不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則是天也君臣以天行法而後下民以天相安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懼其肆特爲之立中以防之故民易從有亂道者從而矯之爲天下古今所難爲之事以爲名高無識者相與駭異之崇奬之以率天下不知凡於人情不近者皆道之賊也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振玩興廢用重典懲奸止亂用重典齊衆摧强用重典

民情有五皆生於便見利則趨見色則愛見飲食則貪見安逸則就見愚弱則欺皆便於已故也惟便則術不期工而自工惟便則奸不期多而自多君子固知其難禁也而德以柔之教以諭之禮以禁之法以懲之終日與便爲敵而竟不能衰止禁其所便與强其所不便其難一也故聖人治民如治水不能使不就下能分之使不泛溢而已隄之使不決雖堯舜不能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妒能之人

脩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何爲哉

官多設而數易事多議而屢更生民之殃未知所極古人慎擇人而久任慎立政而久行一年如是百千年亦如是不易代不改政不弊事不更法故百官法守一不敢作聰明以擅更張百姓耳目一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日漸月漬莫不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

身習上之政教號令以成其俗譬之寒暑不易而與作者歲歲有持循焉道路不易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何其定靜何其經常何其相安何其易行何其省勞費或曰法久而弊柰何曰尋立法之本意而救偏補弊耳善醫者去其疾不易五臟攻本臟不及四臟善補者縫其破不剪餘完澣其垢不改故製

聖明之世情禮法三者不相忤也末世情勝則奪法法勝則奪禮

湯武之誥誓堯舜之所悲桀紂之所笑也是豈不示信于民而白已之心乎堯舜曰何待嘵嘵爾示民民不忍不從桀紂曰何待嘵嘵爾示民民不敢不從覿書

之誥誓而知王道之衰矣世道至湯武其勢必有桀紂又其勢必至有秦項莽操也是故維持世道者不可不慮其流

聖人能用天下而後天下樂爲之用聖人以心用天下以形用心用者無用者也衆用之所恃以爲用者也若與天下競智勇角聰明則窮矣

後世無人才病本只是學政不修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纔振舉這箇題目便笑倒人官之無良國家不受其福蒼生且被其禍不知當何如處

聖人感人心于患難處更驗葢聖人平日仁漸義摩深恩厚澤入於人心者化矣及臨難處倉卒之際何暇

思圖挙出見成的念頭來便足以捐軀赴義非曰我以此成名也我以此報君也彼固亦不自知其何爲而迫切至此也其次捐軀而志在圖報其次易感而終難其次厚賞以激其感噫至此而上下之相與薄矣交孚之志解矣嗟夫先王何以得此於人哉

聖人在上能使天下萬物各止其當然之所而無陵奪假借之患夫是之謂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能使天地萬物各遂其同然之情而無抑鬱倔强之態夫是之謂各得其願而萬物育焉

民情旣溢裁之爲難裁溢如割駢栂贅疣人甚不堪故裁之也欲令民堪有漸而已矣安靜而不震激此裁

溢之道也故聖王在上慎所以溢之者不生民情禮義以馴之法制以防之不使潛滋暴決此慎溢之道也二者帝王調劑民情之大機也天下治亂恒必由之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為一切雷厲風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疏闊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頹而不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盜賊所迫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急奔是以詔令嚴格政事頹靡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紙筆之費耳卽殺其尤者一人以號召之未知肅

然改視易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為激切嗟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弊者必是人也故物垢則滌甚則改為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先王為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而民心得天下治

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而止養頹靡不復振之習成亟重不可反之勢皆苟可以三字為之也是以聖人之治身也勤勵不息其治民也鼓舞不倦不以無事廢常規不以無害忽小失非多事非好勞也誠知夫

天下之事匱未然之憂者尚多或然之悔懷太過之慮者猶貽不及之憂兢慎始之圖者不免怠終之患故耳

天下之禍成於怠忽者居其半成於激迫者居其半惟聖人能銷禍於未形弭患於旣著夫是之謂知微知彰知微者不動聲色要在能察幾知彰者不激怒濤要在能審勢嗚呼非聖人之智其誰與于此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而今不要掀揭天地驚駭世俗也須拆洗乾坤一新光

景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結綠非不良劒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均田減糶檢災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

振則須起風雷之益懲則須奮剛健之乾不如是海內大可憂矣

一呼吸間四肢百骸無所不到一痛痒間手足心知無所不通一身之故也無論人生即偶提一線而渾身俱動矣一脉之故也守令者一郡縣之線也監司者

一省路之線也君相者天下之線也心知所及而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而萬姓莫不鼓舞者何提其線故也令一身有痛痒而不知覺則爲痴迷之心矣手足不顧則爲痿痺之手足矣三代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也死生欣戚不相感其罪不在下也

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釁衆心已離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耗之此桀紂之所以亡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腹不恃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心體其意欲而不忍拂知民之心不盡見之於聲色而有隱而難知者在

也此所以固結深厚而子孫終必賴之也

聖主在上只留得一種天理民彝經常之道在其餘小道曲說異端橫議斬然芟除不遺餘類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洗心滌慮于一切亂政之術如再生如夢覺若未嘗見聞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爲純王之治

治世莫先無偽教民只是不爭

任是權奸當國也用幾箇好人做公道也行幾件好事收人心繼之者欲矯前人以自高所用之人一切罷去所行之政一切更張小人奉承以干進又從而巧言附和盡改良法而還弊䂓焉這箇念頭爲國爲民

乎爲自家乎果曰爲國爲民識見已自聾瞽果爲自家此之舉動二帝三王之所不赦者也更說甚麼事業

聖人無奇名太平無奇事何者皇錫此極民歸此極道德一風俗同何奇之有

勢有時而窮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於匹夫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勢者也自傾其勢反爲勢所傾故明王不恃蕭墻之防禦而以天下爲藩籬德之所漸薄海皆腹心之兵怨之所結衽席皆肘腋之寇故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覆轍滿前而驅車者接踵可慟哉

如今天下人營之驕子不敢熱氣唐突便艴然起怒縉紳稍加綜核則曰苛刻學校稍加嚴明則曰寡恩軍士稍加斂戢則曰㶸虐鄉官稍加持正則曰踐踏今縱不敢任怨而廢公法以市恩獨不可已乎如今天下事譬之敝屋輕手推扶便愕然咋舌今縱不敢更張而毀折以滋壞獨不可已乎

公私兩字是宇宙的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只一箇私字擾攘的不成世界

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眞誠怛惻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

其死命誠故也

人君者天下之所依以忻戚者也一念怠荒則四海必有廢弛之事一念縱逸則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故常一日之間幾運心思于四海而天下尚有君門萬里之嘆苟不察群情之向背而惟已欲之是恣嗚呼可懼也

天下之存亡係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就係兩字曰人心

耐煩則爲三王不耐煩則爲五霸

一人憂則天下樂一人樂則天下憂

聖人聯天下爲一身運天下於一心今夫四肢百骸五

臟六腑皆吾身也痛痒之微無有不覺無有不顧四海之痛痒豈帝王所可忽哉夫一指之疔如粟可以致人之死命國之存亡不在耳目聞見時聞見時則無及矣此以利害言之耳一身麻木若不是我非身也人君者天下之人君天下者人君之天下而血氣不相通心知不相及豈天立君之意耶

無厭之欲亂之所自生也不平之氣亂之所由成也皆有國者之所懼也

用威行法宜有三豫一曰上下情通二曰惠愛素孚三曰公道難容如此則雖死而人無怨矣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托而士民以父母相

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已德教有俄頃過化手段否柰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之帖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天下所望於聖人只是箇安字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箇平字平則安不平則不安矣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於爲亂

太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孚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尚可與還三代之舊乎

治道尚陽兵道尚陰治道尚方兵道尚圓是惟無言言必行是惟無行行必竟易簡明達者治之用也有言之不必行者有言之卽行者有行之後言者有行之竟不言者有行之非其所言者融通變化信我疑彼者兵之用也二者雜施鮮不敗矣

任人不任法此惟堯舜在上五臣在下可矣非是而任

人未有不亂者二帝三王非不知通變宜民達權宜事之爲善也以爲吾常御天下則吾身即法也何以法爲惟夫後世庸君具臣之不能與道致治暴君邪臣之敢於恣惡肆奸也故大綱細目備載具陳以防檢之以詔示之固知夫今日之畫一必有不便於後世之推行也以爲聖子神孫自能師其意而善用於不窮且尤足以濟吾法之所未及庸君具臣相與守之而不敢變亦不失爲半得暴君邪臣即欲變亂而弁髦之猶必有所顧忌而法家拂士亦得執祖宗之成憲以匡正其惡而不苟從暴君邪臣亦畏其義正事核也而不敢遽肆則法之不可廢也明矣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居上之患莫大於賞無功赦有罪尤莫大於有功不賞而罰及無罪是故王者任功罪不任喜怒任是非不任毀譽所以平天下之情而防其變也此有國家者之大戒也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下情之通於上也如嬰兒之於慈母無小弗達上德之及於下也如流水之於間隙無微不入如此而天下亂亡者未之有也故壅蔽之奸爲亡國罪首

不齊天之道也數之自然也故萬物生於不齊而死於

齊而世之任情厭事者乃欲一切齊之是益以甚其不齊者也夫不齊其不齊則簡而易治齊其不齊則亂而多端

宇宙有三綱智巧者不能逃也一王法二天理三公論可畏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子觀于詩而知爲政之道矣

旣成德矣而誦其童年之小失旣成功矣而笑其往日之偶敗皆刻薄之見也君子不爲

任是最愚拙人必有一般可用在善用之者耳

公論非衆口一詞之謂也滿朝皆非而一人是則公論

在一人

爲政者非謂得行卽行以可行則行耳有得行之勢而昧可行之理是位以濟其惡也君子謂之賊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上不勞無所推委而下不好混呼雜命棼怒偏勞此不可以使二人况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訥者窮辯者欺貪者飽廉者饑是人也卽爲人下且不能而使之爲人上可嘆也夫

世教不明風俗不美只是策勵士大夫

治病要擇良醫安民要擇良吏良吏不患無人在選擇有法而激勸有道耳

孔子在會中大夫耳下大夫僚儕也而猶侃侃今監司見屬吏煦煦沾沾溫之以兒女子之情纔正體統輒曰示人以難堪纔尚綜核則曰待人以苛刻上務以長厚悅下官心以樹他日之桃李下務以彌文塗上官耳目以了今日之簿書吏治安得修舉民生安得輯寧憂時者傷心慟之

據册點選據俸陞官據单進退據本題覆持至公無私之心守畫一不二之法此守常吏部也選人嚴於所用遷官定於所宜進退則出精識於撫按之外題覆則持定見於科道之中此有數吏部也外而與士民同好惡內而與君相爭是非銓註爲地方不爲其人

去留爲其人不爲其出身與所恃品材官如辨白黑果黜陟不論久新任宇宙於一肩等富貴於土苴庶幾哉其稱職矣嗚呼非大丈夫孰足以語此乃若用一人則注聽宰執口吻退一人則凝覷相公眉睫借公名以濟私實結士口而灰民心背公市譽負國殖身是人也吾不忍道之

藏人爲君守財吏爲君守法其守一也藏人竊藏以營私謂之盜吏以法市恩不曰盜乎賣公法以酧私德剝民財以樹厚交恬然以爲當然可歎哉若吾身家慨以許人則吾專之矣

弭盜之末務莫如保甲弭盜之本務莫如教養故斗米

十錢夜戶不閉足食之效也守遺待主始於盜牛教化之功也夫盜辱名也死重法也而人猶為之此其罪豈獨在民哉而惟城池是恃關鍵是嚴巡緝是密可笑也已

整頓世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鼓舞人心先要振伸自家神氣而今提綱挈領之人奄奄氣不足以息如何教海內不軟手折脚零骨懈髓底

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雖勞民傷財亦所不顧事有不關利國安民者雖不勞民傷財亦不可為

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萬政舉百姓不足萬政廢孔子告子貢以足食告冉有以富之孟子告梁王以養

生送死無憾告齊王以制田里教樹畜堯舜舍此無
良法矣哀哉

百姓只幹正經事不怕衣食不豐足君臣只幹正經事
不怕天下不太平試問百司庶府所職者何官終日
所幹者何事有道者可以自省矣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
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
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化民成俗之道除卻身教再無巧術除卻久道再無頓
法

禮之有次第也猶堂之有階使人不得躐僭也故等級

不妨于太煩階有級雖疾足者不得闊步禮有等雖
倨傲者不敢凌節
人才邪正世道爲之也世道汙隆君相爲之也君人者
何嘗不費富貴哉以正富貴人則小人皆化爲君子
以邪富貴人則君子皆化爲小人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上多
少生成底財貨誤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夫淫巧不
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天地之財要看他從來處又要看他歸宿處從來處要
豐要養歸宿處要約要節
將三代以來陋習敝規一洗而更之還三代以上一半

古意也是一箇相業若改正朔易服色都是腐儒作用葺傾廈逐頹波都是俗吏作用於蒼生奚補噫此可與有識者道

禦戎之道上焉者德化心孚其次講信修睦其次遠駕長驅其次堅壁清野其次陰符智運其次接刃交鋒其下叩關開市又其下納幣和親

爲政之道第一要德感誠孚第二要令行禁止令不行禁不止與無官無政同雖堯舜不能治一鄉而況天下乎

防奸之法畢竟疎於作奸之人彼作奸者拙則作僞以逃防巧則就法以生弊不但去害而反益其害彼作

者十而犯者一耳又輕其罪以為未犯者勸法奈何得行故行法不嚴不如無法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為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壞以為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乃今貴者賢者為教化風俗之大蠹而以體面寬假之少嚴則曰苛刻以傷士大夫之體不知二帝三王曾有是說否乎世教衰微人心昏醉不知此等見

識何處來所謂淫朋比德相爲庇護以藏其短而道
與法兩病矣天下如何不敝且亂也
印書先要個印板真爲陶先要個模子好以邪官舉邪
官以俗士取俗士國欲治得乎
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爲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
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爲家給人足風移俗易興利除
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於民而萬事
廢弛分毫無益於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
天地所以信萬物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一個常字常
也者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常一定則樂者以樂爲
常不知德苦者以苦爲常不知怨若謂當然有趨避

而無恩讐非有大姦巨白不敢輙生饜足之望忿恨之心何則狃於常故也故常不至大壞極敝只宜調適不可輕變一變則人人生覬覦心一覬覦則大家引領垂涎生怨起紛數年不能定是以聖人只是慎常不敢輕變必不得已默變不敢明變公變不敢私變分變不敢溷變

紀綱法度整齊嚴密政教號令委曲周詳原是實踐躬行期於有實用得實力今也自貪暴者好法昏惰者廢法延及今日萬事虛文甚者迷制作之本意而不知遂欲並其文而去之只今文如學校武如教場書聲軍容非不可觀可聽將這二途作養人用出來令

人哀傷憤懣欲死推之萬事莫不皆然安用縉紳簪纓塞破世間哉明王不大振作不苦核實勢必亂亡而後已

安內攘外之畧須責之將吏將吏不得其人軍民且不得其所安問夷狄是將吏也養之不善則責之文武二學校用之不善則責吏兵兩尚書或曰養有術乎曰何患於無術儒學之大壞極矣不十年不足以望成材武學之不行久矣不十年不足以求名將至於遴選於未用之先條責於方用之際綜核於旣用之後黜陟於效不效之時儘有良法可旋至而立有驗者

而今舉世有一大迷自秦漢以來無人悟得官高權重原是投大遺艱譬如百鈞重擔須尋烏獲來擔連雲大廈須用大木爲柱乃朝廷求賢才借之名器以任重非朝廷市私恩假之權勢以榮人也今也崇階重地用者以爲榮人重以予其所愛而固以吝於所踈不論其賢不賢其用者以爲榮巳未得則眼穿涎流以干人旣得則捐身鏤骨以感德不計其勝不勝旁觀者不論其官之稱不稱人之宜不宜而以資淺議驟遷以格甲議冐進皆視官爲富貴之物而不知富貴之也欲以何用果朝廷爲天下求人耶抑君相爲士人擇官耶此三人者皆可憐也叔季之世生人其

識見固如此可笑也

漢姑興郡守某者御州兵常操之內免操二月繼之者罷操又繼之者常給之外冬加酒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肉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花布銀人一兩倉庫不足括稅給之猶不足履畝加賦給之兵不見德也而民怨又繼之者曰加吾不能而損吾不敢竟無加兵相與鼓譟曰郡長無恩率愬民以叛肆行攻掠元帝命刺史按之報曰郡守不職不能撫鎮軍民而致之叛竟棄市嗟夫當棄市者誰耶識治體者為之傷心矣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已者惡不便已者居官

立政無論殃民卽教養諄諄禁令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然政一行而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浸之以口語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爲惡之可耻黙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今以無本之令責久散之民求旦夕之效逞不從之怒忿疾於頑而望敏德之治卽我且亦愚不肖者而何怪乎蚩蚩之誑哉

嘉靖間南京軍以放糧過期減短常例殺戶部侍郎散銀數十萬以安撫之萬曆間杭州軍以減月糧又給以不通行之錢欲殺巡撫不果旣而軍驕散銀萬餘

乃定後嚴火夫夜巡之禁寬免士夫而䌷督市民旣而民變殺數十人乃定鄖陽巡撫以風水之故欲毀參將公署爲學宮激軍士變致毆兵備副使幾死巡撫被其把持奏疏上必露章明示之乃得行陝西兵以冬操太早行法太嚴再三請寬不從謀殺撫按總兵不成論者曰兵驕卒悍如此奈何余曰不然工不信度而亂常規恩不下究而犯衆怒罪不在軍也上人者體其必至之情寬其不能之罪省其煩苛之法養以忠義之敎明約束信號令我不負彼而彼好吾令卽殺之彼有愧懼而已烏獸未必無知覺而謂三軍之士無良心可乎亂法壞政以激軍士之暴以損

國家之威以動天下之心以開無窮之釁當事者之罪不容誅矣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處置得宜四字此統大衆之要法也

覇者豪強威武之名非奸盜詐偽之類小人之情有力便挾力不用偽力不足而濟以謀便用偽若力量自足以壓服天下震懾諸侯直恁做將去不怕他不從便靠不到智術上如何肯偽王覇以誠偽分自宋儒始其實誤在五伯假之以力假仁二假字上不知這假字只是借字二帝三王以天德爲本便自能行仁大焉有所倚覇者要做好事原没本領便少不得借

勢力以行之不然令不行禁不止矣乃是借威力以行仁義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其非身有之故曰假借耳人之服之也非爲他智能愚人沒柰他威力何只得服他服人者以强服於人者以僞管商都是霸佐看他作用都是威力制縛人非畧人畧賞人者故夫子只說他器小孟子只說他功烈如彼其卑而今定公孫鞅罪只說他慘刻更不說他姦詐如今官府教民遷善遠罪只靠那刑威全是霸道他有甚詐僞看來王霸考語自有見成公案曰以德以力所行底門面都是一般仁義如五禁之盟二帝三王難道說他不是難道反其所爲他只是以力行之耳德

力二字最確誠僞二字未穩何也王覇是個麄分別不消說到誠僞上若到細分別處二帝三王便有誠僞之分何况覇者

驟制則小者未必貼服以漸則天下無豪傑皆就我羈靮矣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默制則天下無智巧皆入我範圍矣此馭夷狄待小人之微權君子用之則爲術知小人用之則爲智巧舍是未有能濟者也或曰何不以至誠行之曰此何嘗不至誠但不淺露輕率耳孔子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與

迂儒識見看得二帝三王事功只似陽春雨露嫗煦可人再無一些冷落嚴肅之氣便是慈母也有訶罵小

見時不知天地只恁陽春成甚世界故雷霆霜雪不
備不足以成天威怒刑罰不用不足以成治只五臣
耳還要一個皐陶而二十有二人猶有四凶之誅今
只把天德王道看得恁秀雅溫柔豈知殺之而不怨
便是存神過化處目下作用須是汗吐下後服四君
子四物百十劑纔是治體

三公示無私也三孤示無黨也九卿示無隱也事無私
曲心無閉藏何隱之有嗚呼顧名思義官職亦少稱
矣

要天下太平滿朝只消三個人一省只消兩個人

賢者只是一味聖人備五味一味之人其性執其見偏

自有用其一味處但當因才器使耳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事作而百務成因之以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

君子見獄囚而加禮焉今以後皆君子人也可無敬與噫刑法之設明王之所以愛小人而示之以君子之路也然則囹圄者小人之學校與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斯世何補

事有便於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redacted]日盛月新至瀰漫而不可救若不便於已私雖天下國家以

為極便屢加申飭每不能行卽暫行亦不能久貧國貧民吾黨之罪大矣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封建自五帝已然三王明知不便勢與情不得不用耳夏繼虞而諸侯無罪安得廢之湯放桀費征伐者十一國餘皆服從安得而廢之武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其不會者或遠或不聞亦在三分有二之數安得而廢之使六國尊秦為帝秦亦不廢六國緣他不肯

服勢必畢六王而後已武王之興滅繼絕孔子之繼絕舉廢亦自其先勢會有功德及滅之不以其罪言之耳非謂六師所移及九族無血食者必求復其國也故封建不必是郡縣不必非郡縣者無定之封建封建者有定之郡縣

刑禮非二物也皆令人遷善而去惡也故遠於禮則近於刑

上德默成示意而已其次示觀動其自然其次示聲色其次示是非使知當然其次示毀譽使不得不然其次示禍福其次示賞罰其次示生殺使不敢不然蓋至於示生殺而御世之術窮矣叔季之世自生殺之

外無示也悲夫

權之所在利之所歸也聖人以權行道小人以權濟私在上者慎以權與人

太平之時文武將吏習於懶散拾前人之唾餘高談闊論儘似眞才乃稍稍艱大事到手倉皇遂闒無一幹濟之術可嘆可恨士君子平日事事講求在在體驗臨時只辦得三五分若全然不理會只似紙舟塵飯耳

聖人之殺所以止殺也故果於殺而不爲姑息故殺者一二而所全活者千萬後世之不殺所以滋殺也不忍於殺一二以養天下之奸故生其可殺而生者多

陷於殺嗚呼後世民多犯死則為人上者婦人之仁為之也世欲治得乎

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底故舜五臣周十亂其餘所用皆小德小賢方能興化致治天下事不是一時做底故堯舜相繼百五十年然後黎民於變文武周公相繼百年然後教化大行今無一人談治道而孤掌欲鳴一人倡之眾人從而詆訾之一時作之後人從而傾圮之嗚呼世道終不三代耶振教鐸以化吾儕得數人焉相引而在事權庶幾或可望乎

兩精兩備兩勇兩智兩愚兩意則多寡強弱在所必較以精乘雜以備乘疎以勇乘怯以智乘愚以有餘乘

不足以有意乘不意以決乘二三以合德乘離心以銳乘疲以慎乘怠則多寡強弱非所論矣故戰之勝負無他得其所乘與爲人所乘其得失不啻百也實精也而示之以雜實備也而示之以跡實勇也而示之以法實智也而示之以愚實有餘也而示之以不足實有意也而示之以不意實有決也而示之以二三實合德也而示之以離心實銳也而示之以疲實愼也而示之以怠則多寡強弱亦非所論矣故乘之可否無他知其所示知其無所示其得失亦不啻百也故不藏其所示凶也誤中於所示凶也此將家之所務審也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頭便與說綻唇舌渾如醉夢

兵士二黨近世之隱憂也士黨易散兵黨難馴看來亦有法處我欲三月而令可殺殺之可令心服而無怨何者罪不在下故也

或問宰相之道曰無私有識冢宰之道曰知人善任使

當事者須有賢聖心腸英雄才識其謀國憂民也出於惻怛至誠其圖事揆策也必極詳慎精密躊躕及於九有計算至於千年其所施設安得不事善功成宜民利國今也懷貪功喜事之念爲孟浪苟且之圖工

粉飾彌縫之計以遂其要榮取貴之奸爲萬姓造殃不計也爲百年開釁不計也爲四海耗蠹不計也計吾利否耳嗚呼可勝嘆哉

爲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輿皁儘能笑人不可不愼也

爲政者立科條發號令寧寬些兒只要貞實行永久行若法極精密而督責不嚴綜核不至總歸虛彌反增煩擾此爲政者之大戒也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閼而不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

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於爲亂

居官只一個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勞費

自委質後終日做底是朝廷官執底是朝廷法幹底是朝廷事榮辱在君愛憎在人進退在我吾輩而今錯處把官認作自家官所以萬事顧不得只要保全這個在扶持這個尊此雖是第二等說話然見得這個透還算五分久

銛矛而秫挺金矢而秸弓雖有周官之法度而無奉行之人典謨訓誥何益哉

二帝三王功業原不難做只是人不曾理會譬之登望萬丈高峯何等巍峩他地步原自逶迤上面亦不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洗滌以油洗汙以灰洗油以膩去小人以小人此古今妙手也昔人明此意者幾故以君子去小人正治之法也正治是堂堂之陣妙手是元元之機元元之機非聖人不能用也

吏治不但錯枉去慵懦無用之人清仕路之最急者長厚者誤國蠹民以相培植柰何

余佐司寇日有罪人情極可恨而法無以加者司官曲擬重條余不可司官曰非私惡也以懲惡耳余曰謂

非私惡誠然謂非作惡可乎君以公惡輕重法安知他日無以私惡輕重法者乎刑部只有個法字刑官只有個執字君其慎之

有聖人於此與十人論爭聖人之論是矣十分亦各是已論以相持莫之能下旁觀者至有是聖人者有是十人者莫之能定必有一聖人至方是聖人之論而十人者旁觀者又未必以後至者爲聖人又未必是聖人之是聖人也然則是非將安取决哉昊天詩人怨王或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噫彼王也未必不以邪謀爲正謀爲先民之經爲大猶之程當時在朝之臣又安知不謂大夫爲邪謀爲邇言也是故執兩端

而用中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獨斷堅持必聖人居父師之尊誠格意孚不然人各有口人各有心在下者多指亂視在上者蓄疑敗謀孰得而禁之孰得而定之

易衰歇而難奮發者我也易懶散而難振作者衆也易壞亂而難整飭者事也易蠱敝而難久常者物也此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故爲政要鼓舞不倦綱常張紀常理

濫准株連差拘監禁保押淹久解審照提此八者獄情之大忌也仁人之所隱也居官者愼之

養民之政孟子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韓子

云鰥寡孤獨癈疾者皆有養也教民之道孟子云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子每三復斯言汗輒浹背三嘆斯語淚便交頤嗟夫今之民非古之民乎今之道非古之道乎抑世變若江河世道終不可反乎抑古人絶德後人終不可及乎吾耳目口鼻視古人有何缺欠爵禄事勢視古人有何靳嗇俾六合景

象若斯辱此七尺之軀覥而萬民之上矣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喜悅生於權愛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愧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匪怒伊教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言而責之意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梃詬恣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讐兩相苦也智者之所笑而有量者之所羞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

德立行成了論不得人之貴賤家之富貧分之尊卑自然上下格心大小象指歷山耕夫有甚威靈氣焰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寛人之惡者化人之惡者也激人之過者甚人之過者也

五刑不如一耻百戰不如一禮萬勸不如一悔

舉大事動衆情必恊衆心而後濟不能盡恊者須以誠意格之懇言入之如不格不入須委曲以求濟事不然彼其氣力智術足以撼衆而敗吾之謀而吾又以直道行之非所以成天下之務也古之人神謀鬼謀以卜以筮豈真有惑於不可知哉定衆志也此濟事

之微權也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於所欲之外而死不足者奔走於所欲之內而死二者均俱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不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絜矩絜矩之方只是個同好惡

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人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

下之安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苦者也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樂者也

法有定而持循之不易則下之耳目心志習而上逸無定則上之指授口頰煩而下亂

世人作無益事常十九論有益惟有煖衣飽食安居利用四者而已臣子事君親婦事夫弟事兄老慈幼上惠下不出乎此豳風一章萬世生人之大法看他舉動種種皆有益事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可柰庸人俗識讒夫利口

君子才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言以甚其過是以志趣不堅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竟不卒功識見不真人言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為不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議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鑠金銷骨之口奪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傑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笑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

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葢懼此也

變法者變時勢不變道變枝葉不變本吾怪夫後之議法者偶有意見妄逞聰明不知前人立法千思萬慮而後决後人之所以新奇自喜皆前人之所以孰思而棄者也豈前人之見不及此哉

鰥寡孤獨疲癃殘疾顛連無告之失所者惟冬爲甚故凡詠紅爐錦帳之懽忘雪夜呻吟之苦者皆不仁者也

天下之財生者一人食者九人與者四人害者六人其凍餒而死者生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其飽煖而樂者害之人十九與之人十一嗚呼可爲傷心矣三代

之政行寧有此哉
居生殺予奪之柄而中好細之術以陷正人君子是受
顧之刺客也傷我天道殃我子孫而爲他人快意愚
亦甚矣愚嘗戲謂一友人曰能辱能榮能殺能生不
當爲人作㨂鄉友人謝曰此語可爲當路藥石
秦家得罪於萬世在變了井田上春秋以後井田巳是
十分病民了但當復十一之舊正九一之界不當一
變而爲阡陌後世厚取重斂與秦自不相干至於貧
富不均開天下奢靡之俗生天下竊刼之盜廢比閭
族黨之法使後世十八九貧死于饑寒者多有則壞
田井之禍也三代井田之法能使家給人足俗儉倫

明盜息訟簡天下各得其所只一復了井田萬事俱
理
赦何爲者以爲寃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寃耶當
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
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讐我者速罹於
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于有罪而不仁于無
辜也將殘賊辜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
之政也故聖王眚災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
慶時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道而不以一時之喜濫
恩則法執而小人懼小人懼則善良得其所
廟堂之上聚議者其虛文也當路者持不虛之成心循

不可廢之故事特借群在以示公耳是以尊者嚅囁卑者唯諾移日而退巧于逢迎者觀其頤指意向而極口稱道他日驟得殊榮激于公直者知其無益有害而奮色極言他日中以奇禍

近世士風大可哀已英雄豪傑本欲爲宇宙樹立大綱常大事業今也驅之俗套繩以虛文不俛首吞聲以從惟有引身而退耳是以道德之士遠引高蹈功名之士以屈養伸彼在上者倨傲成習看下面人皆王順長息耳

今四海九州之人郡異風鄉殊俗道德不一故也故天下皆守先王之禮事上接下交際往來揆事宰物率

遵一個成法尚安有誚笑者乎故惟守禮可以笑人

凡名器服飾自天子而下庶人而上各有一定等差不可僭逼上太殺是謂逼下下太隆是謂僭上先王不裁抑以逼下也而下不敢僭

禮與刑二者常相資也禮先刑後禮行則刑措刑行則禮衰

官貴精不貴多權貴一不貴分大都之內法令不行則官多權分之故也故萬事俱弛

名器于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于是乎係是故衮冕非煖于綸巾黃鉞非堅于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于身受跪拜者非有益于已然而聖王重

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
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
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
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識深
慮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脉以振厲明作
者起頹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秉公持正者寄
鈞衡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厚下愛民者居守牧
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廉
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惜恥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當

其才矣宮妾無慢棄之帛殿廷無金珠之行近侍絶賄賂之通寵幸無不貲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迎送懲威福之濫工商重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游惰杜倖食之門緇黃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古之官人也擇而後用故其考課也常恕何也不以小過棄所擇也今之官人也用而後擇却又以姑息行之是無擇也是容保奸回也豈不渾厚哀哉萬姓矣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夫目不能聽耳不能視鼻不能食口不能臭勢也今之用人不審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雜然授之方司會計輒理刑名

旣典文銓又握兵柄養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當其才受之者但悅美秩而不自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難哉夫公綽但宜爲老而裨諶不可謀邑今之人才豈能倍蓰古昔愚以爲學校養士科目進入便當如溫公條議分爲數科使各學其才之所近而質性英發能備衆長者特設全才一科及其授官各任所長夫資有所近習有所通施之政事必有可觀益古者以仕學爲一事今日分體用爲兩截窮居草澤止事詞章一入廟廊方學政事雖有明敏之才英達之識豈能觀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不免鹵莽施設鶻突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遷陞以此用人雖堯舜不治夫古

之明體也養適用之才致君澤民之術固已熟于畎畝之中苟能用我者執此以往耳今之學校可爲流涕矣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斷隸之言直徹之九重台省以之爲臧否部院以之爲進退世道大可恨也或訶之愚曰天子之用舍托之吏部吏部之賢不肖托之撫按撫按之耳目托之兩司兩司之心腹托之守令守令之見聞托之皁快皁快之採訪托之他邑别郡之皁快彼其以恩讐爲是

非以謬妄爲情實以前令爲後官以舊衍爲新過以小失爲大辜密報密收信如金石愈僞愈詳獲如至寶謂夷由汚謂蹻蹠廉往往有之而撫按據以上聞吏部據以黜陟一吏之榮辱不足惜而奪所愛以失民望培所恨以滋民殃好惡拂人甚矣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吳越之戰利用智羌胡之戰利用勇智在相機勇在養氣相機者務使鬼神不可知養氣者務使身家不肯顧此百勝之道也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讐在萬

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恩讎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鬬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敗與潰者十九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卽戎亦可弭盜且經數十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何者有不道之國則天子命曰某國不道某方伯連帥討之天下無與也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于敵則他國貧與其

農胥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毋勝者敗恥敗者勝

疎法勝於密心寛令勝於嚴主

天下之事倡于作俑而濫于助波鼓焰之徒至于大壞極敝非截然毅然者不能救于是而猶曰循舊安常無更張以拂人意不知其可也

在上者能使人忘其尊而親之可謂盛德也已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病于此矣近日建白往往而然

禮繁則難行卒成廢閣之書法繁則易犯益甚決裂之罪

爲堯舜之民者逸于堯舜之臣唐虞世界全靠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時君民各享無爲之業而已臣勞之係于國家也大哉是故百官逸則君勞而天下不得其所

治世用端人正士衰世用庸夫俗子亂世用憸夫佞人憸夫佞人盛而英雄豪傑之士不伸夫惟不伸也而奮于一伸遂至于亡天下故明主在上必先平天下之情將英雄豪傑服其心志就我羈靮不蓄其奮而使之逞

天下之民皆朝廷之民皆天地之民皆吾民

愈上則愈聾瞽其壅蔽者衆也愈下則愈聰明其見聞

者眞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民論壅蔽則守令敝監司監司蔽相相蔽君惜哉愈下之眞情不能使愈上者聞之也

周公是一部活周禮世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禮使周公而生乎今寧一一用周禮哉愚謂有周公雖無周禮可也無周公雖無周禮可也

民鮮耻可以觀上之德民鮮畏可以觀上之威更不須求之民

民情甚不可鬱也防以鬱水一決則漂屋推山砲以鬱火一發則碎石破木桀紂鬱民情而湯武通之此存

亡之大機也有天下者之所夙夜孜孜者也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柰何以我病百姓夫爲君之道無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民開導樽節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爲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惡凡以安定之使無失所而後天立君之意終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嗚呼堯舜其知此也夫

三代之法井田學校萬世不可廢世官封建廢之已晚矣此難與不思者道

聖王同民心而出治道此成務者之要言也夫民心之難同久矣欲多而見鄙聖王識度豈能同之噫治道

以治民也治民而不同之其何能從卽從其何能久
禹之戒舜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夫舜之欲豈適
已自便哉以爲民也而曰罔咈盤庚之遷殷也再四
曉譬武王之伐紂也三令五申必如此而後事克有
濟故曰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我之欲未必非彼之怒
未必是聖王求以濟事則知專之不勝衆也而不動
聲色以因之明其是非以悟之陳其利害以動之待
其心安而意順也然後行之是謂以天下人成天下
事事不勞而底績雖然亦有先發後聞者亦有不謀
而斷者亦有擬議已成料度已審疾雷迅電而民不
得不然者此特十一耳百一耳不可爲典則也

人君有欲前後左右之幸也君欲一彼欲百致天下亂亡則一欲者受禍而百欲者轉事他人矣此古今之明鑑而有天下者之所當悟也

平之一字極有意味所以至治之世只說個天下平或言水無高下一經流注無不得平曰此是一味平了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如君說則是等尊卑貴賤小大而齊之矣不平莫大乎是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閭閻小民立片紙憑一人終其

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數千言憑滿闈之士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片紙何如奈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進人而自處于小民之下也哉噫無怪也彼固以空言求之而終身不復責券也

漆器之諫非爲舜憂也憂天下後世極欲之君自此而開其萌也天下之勢無必有有必文文必靡麗靡麗必亡漆器之諫慎其有也

矩之不可以不直方也是萬物之所以曲直斜正也是故矩無言而萬物則之無毫髮違直方故也哀哉爲政之徒言也

暑之將退也先燠天之將旦也先晦投丸于壁疾則內射物極則反不極則不反也故愚者惟樂其極智者先懼其反然則否不害于極泰極其可懼乎

余每食雖無肉味而蔬食菜羹嘗足因歎曰嗟夫使天下皆如此而後盜可誅也枵腹菜色盜亦死不盜亦死夫守廉而俟死此士君子之所難也奈何以不能士君子之行而遂誅之乎此富民爲王道之首務也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無事時埋藏着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人君不得與人臣爲天下萬世守之人臣不得與辟之執

圭捧節奉持惟謹而已非我物也我何敢私今也不然人藉之以濟私請托公行我藉之以市恩聽從如嚮而辯言亂政之徒又借曰長厚曰慈仁曰報德曰崇尊夫長厚慈仁當施於法之所不犯報德崇尊當求諸巳之所得爲柰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伸巳私哉此大公之賊也

治世之大臣不避嫌治世之小臣無横議

姑息之禍甚於威嚴此不可與長厚者道

卑卑世態嫋嫋人情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悅在上者悅不以道之工奔走揖拜之日多而公務塡委簡書酧酢之文盛而民事罔聞時光只有此時光精神只有

此精神所專在此則所疎在彼朝廷設官本學已以安民今也擾民以相奉矣

天下存亡係人君喜好鶴乘軒何損於民且足以亡國而況大於此者乎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若姑息寛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

爲政以狥私弭謗違道干譽爲第一恥爲人上者自有應行道理合則行不合則去若委曲遷就計利慮害不如奉身而退孟子謂枉尺直尋不可推起來雖枉一寸直千尺恐亦未可也或曰處君親之際恐有當

枉處曰當枉則不得謂之枉矣是謂權以行經畢竟是直道而行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臯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朴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之決獄輒耻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失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柰何為此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捲蓋清道唱騶輿中之人志

驕意得矣著生之疾苦幾何職業之修廢幾何使無媿於心焉即匹馬单車如聽鈞天之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從足以辨等威而已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

狥情而不廢法執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悟也聖人未嘗不履正奉公至其接人處事大段圓融渾厚是以法紀不失而人亦不怨何者無躁急之心而不狃一切之術也

寛簡二字爲政之大體不寛則威令嚴不簡則科條密以至嚴之法繩至密之事是謂煩苛暴虐之政也困

已擾民明王戒之

世上没個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説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罪不當笞一朴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爲人上者慎之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弊端最不可開弊風最不可成禁弊端于未開之先易挽弊風于旣成之後難識弊端而絶之非知者不能疾弊風而挽之非勇者不能聖王在上誅開弊端者以徇天下則弊風自革矣

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此之謂大智大智者不敢常在我擊其來銳避其惰歸此之謂神武神武者心服常在人大智者可以常戰神武者無俟再戰

御衆之道賞罰其小者（賞罰小者大者勸懲）甚者（賞罰甚者費省而人不驚）明者（人所共知）公者（不以己私）如是雖百萬人可爲一將用不然必勞必費必不行徒多賞罰耳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什一外此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于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中和鎮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

罰人不盡敷其罪則有餘懼賞人不盡數其功則有餘望

匹夫有不可奪之志雖天子亦無可柰何天子但能令人死有視死如飴者而天子之權窮矣然而竟令之死是天子自取過也不若容而遂之以成盛德是以聖人體羣情不敢奪人之志以傷天下之心以成已之惡

臨民要莊謹卽近習門吏起居常侍之間不可示之以可慢

聖王之道以簡爲先其繁者其簡之所不能者也故惟簡可以清心惟簡可以率人惟簡可以省人已之過

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惟簡可以養天下之財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

聖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後世乃以天下之命易一身之尊悲夫吾不知得天下將以何爲也

聖君賢相在位不必將在朝小人一網盡去之只去元惡大奸每種芟其甚者一二示吾意向之所在彼群小衆邪與中人之可善可惡者莫不回心向道以逃吾之所去舊惡掩覆不暇新善積累不及而何敢怙終以自溺即故舉皋陶不仁者遠去四凶不仁者亦遠

有一種人以姑息賊人市寛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

故市精明名實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
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凶之
誅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孔
子之申韓也即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故慈
父有梃評愛肉有鍼石
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
存屬則惡念潛伏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
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使人觀文得情
而習于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養其
深也使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

聯世制欲已亂之大防也故曠達者樂于簡便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誇顏色柔聲氣工頌諛艷交遊密附耳躡足之語極籩豆筐篚之費工書刺候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于崇真尚簡之歸是挽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于放達樂有簡便久而不流于西晉者幾希

在上者無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無過有過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誣之而人莫敢辯夫惟使人無心言然後爲上者真無過使人心服而後爲下者

眞多過也
爲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
當革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
夫治水者通之乃所以窮之塞之乃所以決之也民情
亦然故先王引民情于正不裁于法法與情不俱行
一存則一亡三代之得天下得民情也其守天下也
調民情也順之而使不拂節之而使不過是謂之調
治道之衰起于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于簿書之繁彼
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懵不見聞卽有司
專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
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

從祇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于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終不治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此斯世之大惑也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失賢之罪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巳之職而公法廢于私恩舉世迷焉亦可悲矣

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巳審事審時一有未審事必不濟

法不欲驟變驟變雖美駭人耳目議論之媒也法不欲硬變硬變雖美拂人心志矯抗之藉也故變法欲詳

審欲有漸欲不動聲色欲同民心而與之反覆其議論欲心迹如青天白日欲獨任躬行不令左右借其名以行胸臆欲明且確不可含糊使人得持兩可以爲重輕欲著實舉行期有成效無虛文搪塞反貽實害必如是而後法可變也不然寧仍舊貫而損益修舉之無喜事喜事人上者之僇也

新法非十有益於前百無慮於後不可立也舊法非於事萬無益於理大有害不可更也要在文者實之偏者救之敝者補之流者反之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此治體調停之中策百世可循者也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

以當國矣

善處世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爲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夫坐法堂厲聲色侍列武卒錯陳嚴刑可生可殺惟吾所欲爲而莫之禁非不泰然得志也俄而有狂士直言正色詆過攻失不畏尊嚴則王公貴人爲之奪氣于斯時也威非不足使之死也理屈而威以刼之則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服矣大盜昏夜持利刃而加人之頸人爲得而不畏哉伸無理之威以服人盜之類也在上者之所耻也彼以理伸我以威伸則彼之

所伸者益多矣故爲上者之用威所以行理也非以行勢也

禮之一字全是個虛文而國之治亂家之存亡人之死生事之成敗罔不由之故君子重禮非謂其能厚生利用人而厚生利用者之所必賴也

兵革之用德化之衰也自古聖人亦甚盛德即不過化存神亦能久道成孚使彼此相安於無事豈有四夷不可講信修睦作隣國耶何至高城深池以爲衛堅甲利兵以崇誅侈萬乘之師靡數百萬之財以困民塗百萬生靈之肝腦以角力聖人之智術而止於是耶將至愚極拙者謀之其計豈出此下哉若曰無可

奈何不得不爾無爲貴聖人矣將干羽苗格因壘崇降盡虛語矣乎夫無德化可恃無恩信可結而曰去兵則外夷交侵內寇嘯聚何以應敵不知所以使之不侵不聚者亦有道否也古稱四夷來王八蠻通道越裳重譯日月霜露之所照墜者莫不尊親斷非虛語苟於此而蔵歲求之日日講之必有良法何至困天下之半而爲此無可奈何之策哉

事無定分則人人各諉其勞而萬事廢物無定分則人人各滿其欲而萬物爭分也者物各付物息人奸懶貪得之心而使事得其理人得其情者也分定雖萬人不須交一言此修齊治平之要務二帝三王之所

不能外也

驕慣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爲玩何惠之能益不𥚃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敢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物理人情自然而已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握其自然者以運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覺爲聖人所斡旋即其執物所繩近於矯拂然拂其人欲自然之私而順其天理自然之公故雖有倔强錮蔽之人莫不慄悟而馴服則聖人觸其自然之機而鼓其自然之情也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寮寀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自委質後此身原不屬我朝廷名分爲朝廷守之一毫貶損不得非抗也一毫高亢不得非卑也朝廷法紀爲朝廷執之一毫徇人不得非固也一毫任已不得非葸也

未到手時嫌於出位而不敢學既到手時迫於應酬而不及學一世業官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嚐眞味竟不見成功雖位至三公點檢眞足媿汗學者思之

今天下一切人一切事都是苟且做尋不着眞正題目便認了題目嘗不着眞正滋味欲望三代之治甚難

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即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

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不豚魚下也

泰極必有受其否者否極必有受其泰者故水一壅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敝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乘時因勢不以否爲憂而以泰爲懼審勢相時不

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為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為騶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夫

法多則遁情愈多辟之逃者入千人之群則不可覓入三人之群則不可藏矣

兵陰物也用兵陰道也故貴謀不好謀不成我之動定敵人不聞敵之動定盡在我心此萬全之計也

取天下守天下只在一種人上加意念一箇字上做工夫一種人是那箇曰民一箇字是甚麼曰安

禮重而法輕禮嚴而法恕此二者常相權也故禮不得

不嚴不嚴則肆而入於法法不得不怨不怨則激而
法窮

夫禮也嚴於婦人之守貞而踈於男子之縱慾亦聖人之偏也今輿隸僕僮皆有婢妾娼女小童莫不淫狎以爲丈夫之小節而莫之問凌嫡失所逼妾殞身者紛紛恐非聖王之世所宜也此不可不嚴爲之禁也

西門疆尹河西以賞勸民道有遺羊值五百一人守而待失者謝之不受疆曰是義民也賞之千其人喜他日謂所知曰汝遺金我拾之以還所知者從之以告疆曰小人遺金一兩某拾而還之疆曰義民也賞之二金其人愈益喜曰我貪每得利則失名今也名利

兩得何憚而不爲

篤恭之所發事事皆純王如何天下不平或曰纔說所發不動聲色乎曰日月星辰皆天之文章風雷雨露皆天之政令上天依舊篤恭在那裏篤恭君子之無聲無臭也無聲無臭天之篤恭也

君子小人調停則勢不兩立畢竟是君子易退小人難除若攻之大慘處之太激是謂土障狂瀾灰埋烈火不若君子秉成而擇才以使之任使不效而次第裁抑之我懸富貴之權而示之的曰如此則富貴不如此則貧賤彼小人者不過得富貴耳其才可以憤天下之事亦可以成天下之功可激之釀天下之禍亦

可養之興天下之利大都中人十居八九其六好凶
極頑悍者亦自有數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俾中人
爲小人小小人爲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則
吾黨之罪也噫此難與君子道三代以還覆轍一一
可鑒此㠯題人物者所以先器識也

當多事之秋用無才之君子不如用有才之小人

肩天下之任者全要箇氣御天下之氣者全要箇理

無事時惟有兵民好蹂踐自吏卒以上人人得而魚肉
之有事時惟有兵民難收拾雖天子亦無躲避處何
況衣冠此難與誦詩讀書者道也

余居官有六自簿均徭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未完

令其自限紙贖令其自催干證催詞訟令其自拘干
證拘小事令其自處鄉約亦往往行得去官逸而事
亦理久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之民極苦官之繁苛

一與寛仁其應如響

自井田廢而竊劫始多矣飽煖無資饑寒難耐等死耳
與其瘠僵於溝壑無人稱廉不若苟活於旦夕未必
即犯彼義士廉夫尚難責以餓死而况種種貧民乎
於天下乎彼膏粱文繡坐於法堂而嚴刑峻法以正
竊劫之罪者不患無人所謂哀矜而勿喜者誰與余
以爲衣食足而爲盜者殺無赦其迫於饑寒者皆宜
有以處之不然罪有所由而獨誅盜亦可愧矣

余作原財一篇有六生十二耗六生者何曰懇荒閑之田曰通水泉之利曰教農桑之務曰招流移之民曰當時事之宜曰詳積貯之法十二耗者何曰嚴造飲之禁曰懲淫巧之工曰重游手之罰曰絕倡優劇戲曰限在官之役曰抑僭奢之俗曰禁寺廟之建曰戒坊第遊觀之所刻無益之書曰禁邪教之倡曰重迎送供張之罪曰定學校之額科舉之制曰誅貪墨之吏語多憤世其文不傳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炎徼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燠而無一毫寒涼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

亦有夜用袷綿時至七月而暑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後猶未脫綿縠雨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巳夏猶謂清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冲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屢惠易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群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產相鄭鑄刑書誅强宗伍田疇褚衣冠及語子太叔猶有莫如猛之言可不謂嚴乎乃孔子之評子產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

產衆人之母孔子之爲政可考矣彼沾沾煦煦尚姑息以養民之惡卒至廢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吞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寬爲本未嘗以寬爲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寬也故懷寬心不宜任寬政是以懦主殺臣慈母殺子

餘息而在溝壑斗珠不如升糠裸裎而臥冰雪敗絮重於綉縠舉世用人皆珠縠之貴也有甚高品有甚清流不適緩急之用卽眞非所急矣

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爲命曰農夫織婦却又沒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

一代人才自足以成一代之治旣作養無術而用之者

又非其人無怪乎萬事不理也

三代以後治天下只求箇不敢不知其不敢者皆苟文以應上也真敢在心暗則足以蠹國家明之足以亡社稷乃知不敢不足恃也

古者國不易君家不易大夫故其治因民宜俗立綱陳紀百姓與巳相安然後從容漸漬月新月盛而治功成故曰必世後仁曰久道成化辟之天地不悠久便成物不得自封建變而爲郡縣官無久暖之席民無盡識之官施設未竟而讒毀隨之建官未久而黜陟隨之方胹熊蹯而奪之薪方纔繭絲而截其緒一番人至一度更張各有性情各有識見百姓聞其政令

斗不及理會聽其教化尚未及信從而新者卒至舊
政廢闕何所信從何所遵守況加以監司之掣肘製
一幘而不問首之大小都使之冠製一衣而不問時
之冬夏必使之服不審民情便否先以簿書督責郎
高才疾足之士俄頃措置之功亦不過目前小康
一事小補而上以此爲殿最下以此爲驩虞嗚呼傷
心矣先正有言人不里居田不井授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愚謂建官亦然政因地而定之官擇人而守之
政善不得更張民安不得易法其多事擾民任情變
法與情故慢法者斥逐之更其人不易其治則郡縣
賢於封建遠矣

法之立也體其必至之情寬以自生之路而後繩其踰分之私則上有直色而下無心言今也小官之俸不足供饔飧偶受常例而輒以貪法罷之是小官終不可設也識體者欲廣其公而閉之私而當事者又計其私某常例某從來也夫寬其所應得而後罪其不義之取與夫因有不義之取也遂儉於應得焉孰是

葢倉官月糧一石驛丞俸金歲七兩云

順心之言易入也有害于治逆耳之言裨治也不可于人可恨也夫惟聖君以逆耳者順于心故天下治

使馬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宇內有三權天之權曰禍福人君之權曰刑賞天下之權曰褒貶禍福不爽曰天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奪於氣數刑賞不忒曰君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限於見聞蔽於喜怒褒貶不誣曰人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偏於愛憎誤於聲響褒貶者天之所恃以爲禍福者也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之所恃以爲刑賞者也故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褒貶不可以不慎也是天道君道之所用也一有作好作惡是謂天之罪人君之戮民

呻吟語卷之六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新安裔孫燕昭重校刊

外篇

人情

無所樂有所苦卽父子不相保也而況民乎有所樂無所苦卽戎狄且相親也而況民乎

世之人聞人過失便喜談而樂道之見人規已之過旣掩護之又痛疾之聞人稱譽便欣喜而誇張之見人稱人之善旣蓋藏之又搜索之試思這箇念頭是君子乎是小人乎

乍見之患愚者所驚漸至之殃智者所忽也以愚者而

當智者之所忽可畏哉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自家便是箇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

人說已善則喜人說已過則怒自家善惡自家眞知待禍敗時欺人不得人說體實則喜人說體虛則怒自家病痛自家獨覺到死亾時欺人不得

一巨卿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而

暇歎世情哉

迷莫迷於明知愚莫愚於用智辱莫辱於求榮小莫小於好大

兩人相非不破家不止只回頭任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好便是無限懽忻

將好名兒都收在自家身上將惡名兒都推在別人身上此天下通情不知此兩箇念頭都攬箇惡名在身不如讓善引過

露己之美者惡分人之美者尤惡而況專人之美竊人之美乎吾黨戒之

守義禮者今人以爲倨傲工諛佞者今人以爲謙恭舉世名公達宦自號儒流亦迷亂相責而不悟大可笑也

愛人以德而令之讐人以德愛我而讐之此二人者皆愚也

無可知處儘有可知之人而忽之謂之瞽可知處儘有不可知之人而忽之亦謂之瞽

世間有三利衢壞人心術有四要路壞人氣質當此也而不壞者可謂定守矣君門士大夫之利衢也公門吏胥之利衢也市門商賈之利衢也翰林吏部臺省四要路也有道者處之在在都是眞我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狥人皆妄也君子愼之

古人之相與也明目張膽推心置腹其未言也無先疑其既言也無後慮今人之相與也小心屏息藏意飾容其未言也懷疑畏其既言也觸禍機哀哉安得心地光明之君子而與之披情愫論肝膈也哀哉彼亦示人以光明而以機阱陷人也

古之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今人都以其所不能者病人

古人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人名望相近則相妬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求福

言在行先名在實先食在事先皆君子之所恥也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已無才而不讓能甚則害之已爲惡而惡人之爲善甚則誣之已貧賤而惡人之富貴甚則傾之此三妬者人之大戮也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局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强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不怕在朝市中無泉石心只怕歸泉石時動朝市心

積威與積恩二者皆禍也積威之禍可救積恩之禍難

救積威之後寛一分則安恩一分則悦積恩之後止而不加則以爲薄纔減毫髮則以爲怨恩極則窮窮則難繼愛極則縱縱則難堪不可繼則不進其勢必退故威退爲福恩退爲禍聖人非靳恩也懼禍也濕薪之解也易燥薪之束也難聖人之靳恩也其愛人無已之至情調劑人情之微權也

人皆知少之爲憂而不知多之爲憂也惟智者憂多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易自惡之必察焉自好之必察焉難

有人情之識有物理之識有事體之識有事勢之識有事變之識有精細之識有濶大之識此皆不可兼也

而事變之識爲難濶大之識爲貴

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人情原無限量務可人不惟不是亦自不能故君子只務可理

施人者雖無已而我常慎所求是謂養施報我者雖無已而我常不敢當是謂養報此不盡人之情而全交之道也

攻人者有五分過惡只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餘懼而亦傾心引服足以塞其辯口攻到五分已傷渾厚而我無救性矣若更多一分是貽之以自解之資彼據其一而得五我貪其一而失五矣此言責家之大戒也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已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恒態而丈夫之耻行也

任彼薄惡而吾以厚道敎之則薄惡者必媿感而情好愈篤若因其薄惡也而亦以薄惡報之則彼我同非特分先後耳畢竟何時解釋此是庸人之行而君子不由也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眞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敎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敎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人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訣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禮義廉恥此四者君子之律令也小人犯律令刑於有司君子犯律令刑于公論雖然刑罰濫及小人不懼何也非至當之刑也毀謗交攻君子不懼何也非至公之論也

情不足而文之以言其言不可親也誠不足而文之以貌其貌不足信也是以天下之事貴眞眞不容掩而見之言貌其可親可信也夫

勢利術言此四者公道之敵也炙手可熱則公道爲屈賄賂潛通則公道爲屈智巧陰投則公道爲屈毀譽

肆行則公道爲屈世之黃華受誣者不啻十五也可
慨夫

聖人處世只於人情上做工夫其於人情又只於未言
之先不言之表上做工夫

美生愛愛生狎狎生玩玩生驕驕生悍悍生死

禮是聖人制底情不是聖人制底聖人緣情而生禮君
子見禮而得情衆人以禮視禮而不知其情由是禮
爲天下虛文而崇眞者思棄之矣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
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
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

使至於無所顧惜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殀稱人以桀紂盜跖無不怒者忘其富貴而壽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而作人卻與桀紂盜跖同歸何惡其名而好其實耶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聖人制禮本以體人情非以拂之也聖人之心非不因人情之所便而各順之然順一時便一人而後天下之大不順便者因之矣故聖人不敢恤小便拂大順狥一時弊萬世其拂人情者乃所以宜人情也

好人之善惡人之惡不難於過甚只是好己之善惡己之惡便不如此痛切

誠則無心無心則無迹無迹則人不疑即疑久將自消我一着意自然着迹着迹則兩相疑兩相疑則似者皆眞故着意之害大三五歲之男女終日談笑於市男女不相嫌見者亦無疑於男女兩誠故也繼母之慈嫡妻之惠不能脫然自忘人未必脫然相信則着意之故耳

一人運一甓其行疾一人運三甓其行遲又二人共輿十甓其行又遲比暮而較之此四人者其數均天下之事苟從其所便而足以濟事不必律之使一也一則人情必有所苦先王不苦人所便以就吾之一而又病於事

人之情有言然而意未必然者有事然而意未必然者非勉强於事勢則束縛於體面善體人者要在識其難言之情而不使其爲言與事所苦此聖人之所以感人心而人樂爲之死也

人情愈體悉愈有趣味物理愈玩索愈有入頭

不怕多感只怕愛感世之逐逐戀戀皆愛感者也

人情之險也極矣一令貪上官欲論之而事泄彼陽以他事得罪上官避嫌遂不敢論世謂之籍口計

有二三道義之友數日別便相思以爲世俗之念一別便生親厚之情一別便疏余曰君此語甚有趣向與淫朋狎友滋味迥然不同但眞味未深耳孔孟顏閔

我輩平生何嘗一接只今誦讀體認間如朝夕同堂對語如家人父子相依何者心交神契千載一時萬里一身也久之彼我且無孰離孰合孰親孰疎哉若相與而善念生相違而欲心長卽旦暮一生濟得甚事

物理

鴟鴞其本聲也如鶻鳩然第其聲可憎聞者以爲不祥每彈殺之夫物之飛鳴何嘗擇地哉集屋鳴屋集樹鳴樹彼鳴屋者主人疑之矣不知其鳴于野樹主何人不祥也至於犬人行鼠人言豕人立眞大異事然不祥在物無與於人卽使於人爲凶然亦不過感戾

氣而呈兆在物亦莫知所以然耳蓋鬼神愛人每示人以趨避之幾人能恐懼修省則可轉禍爲福如景公之退孛星高宗之枯桑穀妖不勝德理氣必然然則妖異之呈兆即蓍龜之告繇是吾師也何深惡而痛去之哉

春夏秋冬不是四箇天東西南北不是四箇地溫涼寒熱不是四箇氣喜怒哀樂不是四箇面

臨池者不必仰觀而日月星辰可知也閉戸者不必遊覽而陰晴寒暑可知也

有國家者要知眞正祥瑞眞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淸寧和氣薫蒸而祥瑞生焉此至

治之符也至治已成而應徵乃見者也卽無祥瑞何害其爲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爲妖殿生玉芝未必爲瑞是故聖君不懼災異不喜祥瑞盡吾自修之道而已不然豈後世祥瑞之主出二帝三王上哉

先得天氣而生者本上而末下人是已先得地氣而生者本下而末上草木是已得氣中之質者飛得質中之氣者走得渾淪磅礴之氣質者爲山河爲巨體之物得游散纖細之氣質者爲蟣蠓蚊蟻蠢動之蟲爲苔蘚萍蓬藜莧之草

入釘惟恐其不堅拔釘惟恐其不出下鎖惟恐其不嚴
開鎖惟恐其不易

以恒常度氣數以知識定窮冥皆造化之所笑者也造
化亦定不得造化尚聽命於自然而況爲造化所造
化者乎堪輿星卜諸書皆屢中者也

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九有全書有要書有贅
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無用之書有病道之
書有雜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
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雋腴如四書六經集
註通鑑之類此謂要書當時務中機宜用之而物阜
民安功成事濟此謂經世之書言雖近理而掇拾陳

言不足以羽翼經史是謂贅書醫技農卜養生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語不根心言皆應世而妨當世之務是謂無用之書又不如贅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迂儒腐說賢智偏言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夸張是謂敗俗之書有世道之責者不毅然沙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也不小

火不自知其熱氷不自知其寒鵬不自知其大蟻不自知其小相忘於所生也

聲無形色寄之於器火無體質寄之於薪色無着落寄之草木故五行惟火無體而用不窮

大風無聲湍水無浪烈火無焰萬物無影
萬物得氣之先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士大夫可圖
諸座右
薰香蕕臭蕕固不可有薰也是多了的不如無臭無臭
者臭之母也
聖人因蛛而知網罟蛛非學聖人而布絲也因蠅而悟
作繩蠅非學聖人而交足也物者天能聖人者人能
執火不焦指輪圓不及下者速也
廣喻
劍長三尺用在一絲之銛刃筆長三寸用在一端之鋭

毫其餘皆無用之羡物也雖然使劒與筆但有其銛者鋭者焉則其用不可施則知無用者有用之資有用者無用之施易牙不能無爨子歐冶不能無砧手工輸不能無鑽㕑苟不能無則與有用者等也若之何而可以相病也

坐井者不可與言一度之天出而四顧則始覺其大矣雖然雲木礙眼所見猶拘也登泰山之巔則視天莫知其際矣雖然不如身遊八極之表心通九垓之外大在胸中如太倉一粒然後可以語通達之識

着味非至味也故元酒爲五味先着色非至色也故太素爲五色主着象非至象也故無象爲萬象母着力

非至力也故大塊載萬物而不負着情非至情也故太清生萬物而不親着心非至心也故聖人應萬事而不有

凡病人面紅如赭髮潤如油者不治蓋萃一身之元氣血衃盡於面目之上也嗚呼人君富四海貧可以懼矣

有國家者厚下恤民非獨爲民也辟之於墉廣其下削其上乃可固也辟之於木漑其本剔其末乃可茂也夫墉未有上豐下狹而不傾木未有露本繁末而不斃者可畏也夫

天下之勢積漸成之也無忽一毫輿羽折軸者積也無

忽寒露𭟬至堅氷者漸也自古天下國家身之敗亾不出積漸二字積之微漸之始可爲寒心哉

火之大灼者無烟水之順流者無聲人之情平者無語

風之初發於谷也拔木走石漸遠而減又遠而弱又遠而微又遠而盡其勢然也使風出谷也僅能振葉拂毛卽咫尺不能推行矣京師號令之首也紀法不可以不振也

背上有物反顧千萬轉而不可見也遂謂人言不可信若必待自見則無見時矣

人有畏更衣之寒而忍一歲之涷懼一鍼之痛而甘必死之瘍者一勞永逸可與有識者道

齒之咨比不嫌於相逼固有故也落而補之則覺有物矣夫惟固有者多不得少不得

瓔珠珮玉服錦曳羅而餓死于室中不如丐人持一升之粟是以明王責用物而誅尙無用者

元氣已虛而血肉未潰飲食起居不甚覺也一旦外邪襲之溘然死矣不怕千日怕一旦一旦者千日之積也千日可爲一旦不可爲矣故愼於千日正以防其一旦也有天下國家者可惕然懼矣

以果下車駕騏驥以盆池水養蛟龍以小廉細謹繩英雄豪傑善官人者笑之

水千流萬派始於一源木千枝萬葉出於一本人千酬

萬應發於一心身千病萬症根於一臟眩於千萬舉世之大迷也直指原頭智者之獨見也故病治一而千萬皆除政理一而千萬皆舉矣

水鑑燈燭日月眼世間惟此五照宜謂五明

毫釐之輕斤鈞之所藉以爲重者也合勺之微斛斗之所賴以爲多者也分寸之短丈尺之所需以爲長者也

人中黃之穢天靈蓋之凶人人畏惡之矣卧病於床命在須臾片腦蘇合玉屑金箔固有視爲無用之物而唯彼之亟亟者時有所需也膠柱用人於緩急之際良可悲矣

長戟利於錐而戟不可以為錐猛虎勇於貍而虎不可以為貍用小者無取於大猶用大者無取於小二者不可以相誚也

夭喬之物利於水澤土燥烈天暵乾固枯槁矣然沃以鹵水則黃沃以油漿則病沃以沸湯則死惟井水則生又不如河水之王雖然倘浸漬汪洋泥淖經月惟水物則生其他未有不死者用恩顧不難哉

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囿於物也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為鑑為尺為權而後能妍媸長短輕重天下

冰凌燒不熱石砂蒸不黏

火性空故以蘭麝投之則香以毛骨投之則臭水性空
故烹茶則淸苦煑肉則腥羶無我故也無我故能物
物若自家有一種氣味雜於其間則物矣物與物交
兩無賓主同歸於雜如煑肉於茶投毛骨於蘭麝是
謂渾淆駁雜物且不物况語道乎

大車滿載蛟蚋千萬集焉其去其來無加於重輕也

蒼松古栢與夭桃穠李爭姸重較鸞鑣與衡車獵馬爭
步豈直不能亦可醜矣

射之不中也弓無罪矢無罪鵠無罪書之弗工也筆無
罪墨無罪紙無罪

鎖鑰各有合合則開不合則不開亦有合而不開者必

有所以合而不開之故也亦有終日開偶然抵死不開必有所以偶然不開之故也萬事必有故應萬事必求其故

窗間一紙能障拔木之風胸前一瓠不溺拍天之浪其所托者然也

人有饋一木者家僮曰留以爲梁余曰木小不堪也僮曰留以爲棟余曰木大不宜也僮笑曰木一也忽病其大又病其小余曰小子聽之物各有攸用也言各有攸當也豈惟木哉他日爲余生炭滿爐烘人余曰太多矣乃盡濕之留星星三二點欲明欲滅余曰太少矣僮怨曰火一也既嫌其多又嫌其少余曰小子

聽之情各有所適也事各有所量也豈惟火哉

海扱以汚穢扱以瓦礫無所不容取其寶藏取其生育無所不與廣博之量足以納觸忤而不驚富有之積足以供採取而不竭聖人者萬物之海也

鏡空而無我相故照物不爽分毫若有一絲痕照人面上便有一絲若有一點瘢照人面上便有一點差不在人面也心體不虛而應物亦然故禪家嘗教人空諸有而吾儒惟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故有發而中節之和

人未有洗面而不閉目撮紅而不慮手者此猶愛小體也人未有過簷滴而不疾走踐泥塗而不揭足者此

直愛衣履耳七尺之軀顧不如一履哉乃沉之滔天情欲之海拚於焚林暴怒之場粉身碎體甘心焉而不顧悲夫

惡言如鴟梟之嗷閒言如燕雀之喧正言如狻猊之吼仁言如鸞鳳之鳴以此思之言可弗慎歟

左手畫圓右手畫方是可能也鼻左受香右受惡耳左聽絲右聽竹目左視東右視西是不可能也二體且難分況一念而可雜乎

擲髮於地雖烏獲不能使有聲投核於石雖童子不能使無聲人豈能使我輕重哉自輕重耳

澤潞之役余與僚友並肩輿日莫矣僚友問輿夫去路

幾何曰五十里僚友憮然少間又問尚有幾何曰四十五里如此者數問而聲愈厲意迫切不可言甚者怒罵余少憩車中既下車戲之曰君費力如許到來與我一般僚友笑曰余口津且竭矣而咽若火始信兒討得便宜多也問卜筮者亦然天下豈有見不下廸而强自催生之理乎大抵皆揠苗之見也

進香叫佛某不禁同僚非之余憮然曰王道荆榛而後蹊徑多彼所爲誠非善事而心且福利之爲何可弗禁所賴者緣是以自戒而不敢爲惡也故歲饑不禁草木之實待年豐彼自不食矣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而已矣三字旨哉妙哉涵蓄多少趣

味

日食膾炙者日見其美若不可一日無素食三月聞肉味祗覺其腥矣今與膾炙人言腥豈不訝哉

鈞吻砒霜也都治病看是甚麼醫手

家家有路到長安莫辨東西與南北

一薪無焰而百枝之束燎原一泉無渠而萬泉之會溢海

鐘一鳴而萬戶千門有耳者莫不入其聲而聲非不足使鐘鳴於百里無人之野無一人聞之而聲非有餘鐘非人人分送其聲而使之入人人非取足於鐘之聲以盈吾耳此一貫之說也

未有有其心而無其政者如漬種之必苗蒸蘭之必香未有無其心而有其政者如塑人之無語畫鳥之不飛

某嘗與友人論一事友人曰我胸中自有權量某曰雖婦人孺子未嘗不權量只怕他大斗小秤

鼾齁驚鄰而睡者不聞垢污滿背而負者不見

愛虺蝮而撫摩之鮮不受其毒矣惡虎豹而搏之鮮不受其噬矣處小人在不遠不近之間

元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沉潤大之疾醫以充實

不遠之復不若未行之審也

千金之子非一日而貧也日朘月削損於平日而貧於一旦不咎其積而咎其一旦愚也是故君子重小損矜細行防微漸

上等手段用賊其次拏賊其次躲着賊走

曳新履者行必擇地苟擇地而行則履可以常新矣

被裯以絲其聲兩相借也道不孤成功不坐對明燈不可以見暗而暗中人見對燈者甚眞是故君子貴處幽

無涵養之功一開口動身便露出本象說不得你有灼見眞知無保養之實遇外感內傷依舊是病人說不得你有眞傳口授

磨墨得省身克己之法膏筆得用人處事之法寫字得經世宰物之法

不知天地觀四時不知四時觀萬物四時分成是四截總是一氣呼吸譬如釜水寒溫熱涼隨火之有無而變不可謂之四水萬物分來是萬種總來一氣薰陶譬如一樹花大小後先隨氣之完欠而成不可謂之殊花

陽主動動生燥有得於陽則袒裼可以臥冰雪陰主靜靜生寒有得於陰則盛暑可以衣裘褐君子有得於道焉往而不裕如哉外若可撓必內無所得者也

或問上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何如曰體味之不免有病

士賢聖皆志於天而分量有大小造詣有淺深者也譬之適長安者皆志於長安其行有疾遲有止不止耳若曰跬步者希百里百里者希千里則非也故造道之等必由賢而後能聖志之所希則合下便欲與聖人一般

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事化信信則不勞而教成意化神神則不知而俗變螟蛉語生言化也鳥孚生氣化也鱉思生神化也

天道漸則生躐則殺陰陽之氣皆以漸故萬物長養而百化昌遂冬燠則生氣散夏寒則生氣收皆躐也故聖人舉事不駭人聽聞

只一條線把緊要機括提掇得醒滿眼景物都生色到處鬼神都嚮應

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堤薄土疎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立一事之法不爲一切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廟堂之上最要蕩蕩平平寧留有餘不盡之意無爲一著快心之事或者不然予言予曰君見懸墜乎懸墜者以一線繫重物下垂往來不定者也當兩壁之間

人以一手撼之撞於東壁重則反於西壁亦重無撞而不反之理無撞重而反輕之理待其定也中懸而止君快於東壁之一撞而不慮西壁之一反乎國家以無事爲福無心處事當可而止則無事矣

地以一氣噓萬物而使之生而物之受其氣者早暮不同則物之性殊也氣無早暮夭喬不同物之體殊也氣無夭喬甘苦不同物之味殊也氣無甘苦紅白不同物之色殊也氣無紅白榮悴不同物之稟遇殊也氣無榮悴盡吾發育之力滿物各足之分量順吾生植之道聽其取足之多寡如此而已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

口塞而鼻氣盛鼻塞而口氣盛鼻口俱塞脹悶而死治河者不可不知也故欲其力大而勢急則塞其旁流欲其力微而勢殺也則多其支派欲其蓄積而廣用也則節其急流治天下之於民情也亦然

木鐘撞之也有木聲土鼓擊之也有土響未有感而不應者如何只是怨尤或曰亦有感而不應者曰以髮擊鼓以羽撞鐘何應之有

四時之氣先感萬物而萬物應所以應者何也天地萬物一氣也故春感而糞壤氣升雨感而礎石先潤磁石動而鍼轉陽燧映而火生況有知乎格天動物只是這箇道理

積衰之難振也如痿人之不能起然若久痿須補養之使之漸起若新痿須鍼砭之使之驟起

器械與其備二之不精不如精其一之爲約二而精之萬全之慮也

我之子我憐之鄰人之子鄰人憐之非我非鄰人之子而轉相鬻育則不死爲恩矣是故公衙不如私舍之堅驛馬不如家騎之肥不以我有視之也苟擴其無我之心則垂永逸者不憚今日之一勞惟民財與力之可惜耳奚必我居也懷一體者當使芻牧之常足惟造物生命之可惜耳奚必我乘也嗚呼天下之有我久矣不獨此一二事也學者須要打破這藩籬纏

成大世界

膾炙之處蠅飛滿几而太羹元酒不至膾炙日增而欲蠅之集太羹元酒雖驅之不至也膾炙徹而蠅不得不趨於太羹元酒矣是故返朴還淳莫如崇儉而禁其可欲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鼷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古人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這箇末好容易底近世聲色不行動大聲色大聲色不行動大刑罰大刑罰纔濟得一半事化不化全不暇理會常言三代之民

與禮教習若有奸宄然後麗刑如腹與菽粟偶一失調始用藥餌後世之民與刑罰習若德化不由日積月累如孔子之三年王者之必世驟使欣然向道萬萬不能譬之剛腸硬腹之人服大承氣湯三五劑始覺而却以四物君子補之非不養人殊與疾悖而反生他症矣却要在刑政中兼德禮則德禮可行所謂兼攻兼補以攻爲補先攻後補有宜攻有宜補惟在劑量民情不拂不縱始得噫可與良醫道

得良醫而撓之與委庸醫而聽之其失均

以莫耶授嬰兒而使之禦虜以繁弱授蒙瞍而使之中的其不勝任授者之罪也

道途不治不責婦人中饋不治不責僕夫各有所官也齊有南北官道滂下者里餘雨多行潦行者不便則傍西踏人田行行數日而成路田家苦之斷以橫墻十步一堵堵數十焉行者避墻更西踏田愈廣數日又成路田家無計乃蹲田邊且罵且泣欲止欲訟而無如多人何也或告之曰墻之所斷已成棄地矣胡不仆墻而使之通猶得省於墻之更西者乎予笑曰更有奇法以築墻之土墊道則道平矣道平人皆由道又不省於道之西者乎安用墻為越數日道成而道侵無一人跡矣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什襲

而櫝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亾之掩之人思檢之圖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

穩着脚者於平處着力益甚其不平不平有二有兩隅不平有一隅不平於不少處着力必致其欹斜

極必反自然之勢也故繩過絞則反轉擲過急則反射無知之物尚爾勢使然也

是把鑰匙都開底鎖只看投簧不投簧

蜀道不難有難於蜀道者只要在人得步得步則蜀道若周行失步則家庭皆蜀道矣

未有冥行疾走於斷崖絶壁之道而不傾跌者
張敬伯常經山險謂余曰天下事常震於始而安於習
某數過棧道初不敢移足今如履平地矣余曰君始
以爲險是不險近以爲不險卻是險
君子之教人也能妙夫因材之術不能變其各具之質
譬之地然發育萬物者其性也草得之而爲柔木得
之而爲剛不能使草之爲木而木之爲草也是故君
子以人治人不以我治人
無星之秤公則公矣而不分明無權之秤平則平矣而
不通變君子不法焉
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恊力非以厚之也前車當關

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爲人也而實自爲也嗚呼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萬水自發源處入百川容不得入江淮河漢容不得直流至海則浩浩恢恢不知江淮幾時入河漢何處來兼收而並容之矣閒雜懊惱無端謗讟儻來橫逆加之衆人不受加之賢人不受加之聖人則了不見其辭色自有道以處之故聖人者疾垢之海也

兩物交必有聲兩人交必有爭有聲兩剛之故也兩柔則無聲一柔一剛亦無聲矣有爭兩貪之故也兩讓則無爭一貪一讓亦無爭矣抑有進焉一柔可以馴

剛一讓可以化貪

石不入水者堅也磁不入水者容也人身內堅而外容何外感之能入物有一隙水卽入一隙物虛一寸水卽入一寸

人有兄弟爭長者其一生於甲子八月二十五日其一生於乙丑二月初三日一曰我多汝一歲一曰我多汝月與日不決訟於有司有司無以自斷曰汝兩人者均平不相兄更不然遞相兄可也此河圖太衍對待流行之全數

撻人者挺也而受撻者不怨挺殺人者刃也而受殺者不怨刃

人間等子多不準自有準等兒人又不識我自是定等

子庶人用底是時行天平法馬

頸檠一首足荷七尺終身由之而不覺其重固有之也使他人之首枕我肩他人之身在我足則不勝其重矣

不怕炊不熟只愁斷了火火不斷時煉金煮砂可使爲水作泥而今冷竈清鍋卻恁空忙作甚

王酒者京師富店也樹百尺之竿揭金書之帘羅玉相之器繪五楹之室出十石之壺名其館曰五美飲者爭趨之也然而酒惡明日酒惡之名徧都市又明日門外有張羅者予歎曰嘻王酒以五美之名而彰一惡之實自取窮也夫京師之市酒者不減萬家其爲

酒惡者多矣必人人嘗之人人始知之待人人知之已三二歲矣彼無所表著以彰其惡而飲者亦無所指記以名其惡也計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朱酒者酒美亦無所表著計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或曰爲酒者將揜名以售其惡乎曰二者吾不居焉吾居朱氏夫名爲善之累也故藏脩者惡之彼朱酒者無名何害其爲美酒哉

有膾炙於此一人曰鹹一人曰酸一人曰淡一人曰辛一人曰精一人曰粗一人曰生一人曰熟一人曰適口未知誰是質之易牙而味定矣夫明知易牙之知味而未必己口之信從人之情也況世未必有易牙

而易牙又未易識識之又未必信從已嗚呼是非之難一久矣

余燕服長公服少許余惡之令差短焉或曰何害余曰爲下者出其分寸長以形在上者之短身之災也害孰大焉

水至清不掩魚鰤之細練至白不藏蠅點之緇故清白二字君子以持身則可若以處世道之賊而禍之藪也故渾淪無所不包幽晦無所不藏

一人入餅肆問餅值幾何館人曰餅一錢一食數餅矣錢如數與之館人曰餅不用麵乎應麵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薪水乎應薪水錢若干食者

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人工爲之乎應工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歸而思於路曰吾愚也哉出此三色錢不應又有餅錢矣

一人買布一疋價錢百五十令染人青之染人曰欲青錢三百既染矣踰年而不能取染人牽而索之曰若負我錢三百何久不與吾訟汝買布者懼跽而懇之曰我布値巳百五十矣再益百五十其免我乎染人得錢而釋之

無鹽而脂粉猶可言也西施而脂粉不仁甚矣

昨見一少婦行哭甚哀聲似賢節意甚憐之友人曰子得無視婦女乎曰非視也見也大都廣衢之中好醜

雜沓情態繽紛入吾目者千般萬狀不可勝數也吾何嘗視吾何嘗不見吾見此婦亦如不可勝數者而已夫能使聰明不爲所留心志不爲所引如風聲曰影然何害其爲見哉子欲入市而閉目乎將有所擇而見乎雖然吾猶感心也見可惡而惡之見可哀而哀之見可好而好之雖情性之正猶感也感則人無感則天感之正者聖人感之雜者衆人感之邪者小人君子不能無感愼其所以感之者此謂動處試靜亂中見治工夫効驗都在這裏

嘗與友人遊園品題衆芳渠以艶色濃香爲第一余曰濃香不若淸香淸香不若無香之爲香艶色不如淺

色淺色不如白色之爲色友人曰旣謂之花不厭濃艷矣余曰花也而能淡素豈不爲尤難哉若松栢本淡素則不須稱矣

服砒霜巴豆者豈不得腸胃一時之決而留毒五臟以賊元氣病者暗受而不知也養虎以除豺狼豺狼盡而虎將何食哉主人亦可寒心矣是故梁冀去而五侯來宦官滅而董卓起

以佳兒易一跛子子之父母不從非不辨美惡也各有所愛也

一人多避忌家有慶賀一切尚紅而惡素客有乘白馬者不令入廐閑有少年面白者善詼諧以朱塗面入

主人驚問生曰知翁之惡素也不敢以白面取罪滿座大笑主人媿而改之

有過彭澤者値盛夏風濤拍天及其反也則隆冬矣堅冰可履問舊館人此何所也曰彭澤怒曰欺我哉吾始過彭澤可舟也而今可車始也水活潑而今堅結無一似昔也而君曰彭澤欺我哉

人有夫婦將他出者托僕守戶愛子在床火延寢室及歸婦人震號其夫環庭追僕而杖之當是時也汲水撲火其兒尚可免與

發去木一段造神櫝一鏡臺一脚桶一錫五斤造香爐一酒壺一溺器一此造物之象中一段之木五斤之錫初無貴賤榮辱之等賦畀之初

無心而成形之後各殊造物者亦不知莫之爲而爲耳木造物之不還者貧賤殘戚當安於有生之初錫造物之循環者富貴福澤莫恃爲固有之物

詞章

六經之文不相師也而後世不敢軒輊後之爲文者吾慼矣擬韓臨柳效馬學班代相祖述竊其糟粕謬矣夫文以載道也苟文足以明道謂吾之文爲六經可也何也與六經不相叛也否則發明申韓之學術飾以六經之文法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

詩詞文賦都要有箇憂君愛國之意濟人利物之心春風舞雩之趣達天見性之精不爲贅言不襲餘緒不道鄙迂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狥偏執

一先達爲文示余令改之余謙讓先達曰某不護短卽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爲我回護是令天下笑也余極服其誠又服其智嗟夫惡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豈獨文哉豈獨一二人哉觀此可以悟矣

議論之家旁引根據然而據傳莫如據經據經莫如據理

古今載籍之言率有七種一曰天分語身爲道鑄心是理成自然而然毫無所爲生知安行之聖人二曰性分語理所當然職所當盡務滿分量斃而後已學知利行之聖人三曰是非語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

小人以勸賢者四曰利害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策衆人五曰權變語托詞畫策以應務六曰威令語五刑以防淫七曰無奈語五兵以禁亂此語之外皆亂道之談也學者之所務辨也

疎狂之人多豪興其詩雄讀之令人灑落有起儒之功

清逸之人多芳興其詩俊讀之令人自愛脫麤鄙之態

沉潛之人多幽興其詩澹讀之令人寂靜動深遠之思

冲澹之人多雅興其詩老讀之令人平易消童稚之氣

愁紅怨綠是兒女語對白抽黃是騷壘語歎老嗟卑是寒酸語慕羶附腥是乞丐語

艱語深辭險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賊也後學之殃而木之災也路本平而山谿之日月不明而雲霧之無異理有異言無深情有深語是人不誠而是書不焚有世教之責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學博而識深意奥而語奇然則孔孟之言淺鄙甚矣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敍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眞字要如聖人燕居危坐端莊而和氣自在草字要如聖人應物進退存亾辭受取予變化不測因事異施而不失其中要之同歸於任其自然不事造作

聖人作經有指時物者有指時事者有指方事者有論

心事者當時精意與身往矣話言所遺不能寫心之十一而儒者以後世之事物一已之意見度之不得則强爲訓詁嗚呼漢宋諸儒不生則先聖經旨後世誠不得十一然以牽合附會而失其自然之旨者亦不少也

聖人垂世則爲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極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也夫誣聖也夫

言語者聖人之糟粕也聖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語所能形容漢宋以來解經諸儒泥文拘字破碎牽合失聖

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理物使後世學者無所適從且其負一世之高明係千古之重望遂成百世不刋之典後學者豈無千慮一得發前聖之心傳而救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筆開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噬指而驚掩口而笑且曰玆先哲之明訓也安得妄議噫此誠信而好古之義也泥傳離經勉從强信是先儒阿意曲從之子也昔朱子將終尚改誠意註說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則誠意章必非精到之語使天假朱子數年所改寧止誠意章哉

聖人之言簡淡明直中有無窮之味太羹元酒也賢人

之言一見便透而理趣充溢讀之使人豁然膾炙珍羞也

聖人終日信口開闔千言萬語隨事問答無一字不可爲訓賢者深沉而思稽留而應平氣而言易心而語始免於過出此二者而恣口放言皆狂迷醉夢語也

終日言無一字近道何以多爲

詩低處在覓故事尋對頭高處在寫胸中自得之趣說眼前見在之景

自孔子時便說史不關文又說文勝質則史把史字就作了一僞字看如今讀史只看他治亂興亡足爲法戒至於是非眞僞總是除外底譬之聽戲文一般何

須問他眞假只是足爲感創便於風化有關但有一椿可恨處只緣當眞看把僞底當眞只緣當僞看又把眞底當僞這裏便宜了多少小人虧枉了多少君子

詩辭要如哭笑發乎情之不容已則眞切而有味果眞矣不必較工拙後世只要學詩辭然工而失眞非詩辭之本意矣故詩辭以情眞切語自然者爲第一

古人無無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爲言其發言也不得不成而爲文所謂因文見道者也某文之古今工拙無論唐宋以來漸尚文章然猶以道飾文意雖非古而文猶可傳後世則專爲文章矣工其辭

語渙其波瀾鍊其字句怪其機軸深其意指而道則破碎支離晦盲否塞矣是道之賊也而無識者猶以文章崇尚之哀哉

文章有八要簡切明盡正大溫雅不簡則失之繁冗不切則失之浮泛不明則失之含糊不盡則失之疎遺不正則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則失冠冕之體不溫則暴厲刻削不雅則鄙陋淺俗廟堂文要有天覆地載山林文要有仙風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對文要有忠肝義膽諸如此類可以例求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氣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

中是何細軟珍重

太元雖終身不看亦可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後世卒尚詞章唐以詩賦求眞才更爲可歎宋以經義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爲言舉人矣然猶曰言心聲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淺之病其文勁直者其人必剛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麗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莊重者其人必端嚴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飄逸者其人必流動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質實而察其樸鈍之病其文雄暢者其人必揮霍而察

其跐跅之病其文溫潤者其人必和順而察其巽輭
之病其文簡潔者其人必脩謹而察其拘攣之病其
文深沉者其人必精細而察其陰險之病其文沖澹
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懶散之病其文變化者其人
必圓通而察其機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聰明
而察其怪誕之病其文蒼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
迂腐之病有文之長而無文之病則其人可知矣文
即未純必不可棄今也但取其文而已見欲深邃調
欲新脫意欲奇特句欲飣餖鍜鍊欲工態度欲俏粉
黛欲濃面皮欲厚是以業舉之家棄理而工辭忽我
而狥世剽竊湊泊全無自已神情口語筆端迎合主

司好尙沿習之調旣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於世調取其支而忽其人何異暗摸而辨蒼黃隔壁而察妍媸欲得眞才豈不難哉隆慶戊辰永城胡君格誠登第三場文字皆塗抹過半西安鄭給諫大經所取士也人皆笑之後余閱其卷乃歎曰塗抹卽盡棄擲不能何者其荒疎狂誕繩之以舉業自當落地而一段雄偉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傑如對其面其人之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胡君不羈之才難挫之氣呑牛食象倒海衡山自非尋常庸衆人惜也因不合世調竟使沉淪余因拈出以爲取士者不專在數篇工拙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也

萬歷丙戌而後舉業文字如晦夜濃陰封地穴閉目蒙被滅燈光又如墓中人說鬼話顛狂人說風話伏章人說天話又如楞嚴孔雀咒語眞言世道之大妖也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處纔中到自家不省得處纔高中不重其法人心日趨於魑魅魍魎矣或曰文章關甚麽人心世道嗟嗟此醉生夢死語也國家以文取士非取其文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取之耳言若此矣謂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吾不信也且錄其人曰中式進呈其文曰中式之文試問其式安在乃

高皇帝所謂文理平通明順典實者也今以編造晦澁

妄誕放恣之辭爲式悖典甚矣今之遴試官者必以高科其高科所中便非明順典實之文其典試也安得不黜明順典實之士乎人心巧僞皆此文爲之祟耳噫是言也向誰人道不過仰屋長太息而已使禮曹禮科得正大光明執持風力之士無所畏猶重一懲創一兩科後無劉幾矣

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己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

也余以爲文貴與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
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恥之

賞

古何今

寧陵先司寇公爲有明一代純儒政事文章載在史冊
所著去僞齋集實政録等書久已戶奉典型人欽圭璧
矣而呻吟語一冊尤公一生吃緊得力處葢公之學以
誠意慎獨爲宗以窮理致知爲要所言平易近人而內
聖外王之事無所不備其親切著明較程朱語録尤爲
簡便易曉實與　先忠敬公孝經大全互相發明非惟
士君子立身行已之矩矱抑有天下國家者之龜鑑也
原版歲久字跡漫滅不無魚魯亥豕之虞平湖陸稼書
先生曾刻於正定其本至今無存桂林陳榕門先生節
而録之刻於都門長安蔣時南先生得節録之本刻於
蜀復刻於晉然於全集終難免遺漏乾隆甲寅仲春　昭

攝篆金陵取原本捐俸重鐫俾傳之子孫公之同好垂諸永遠以誌景仰之私云新安書字行第二十三裔孫燕昭敬跋於江寧郡署之綠莎廳事

江寧顧晴崖家刻版